

蜀
鹿
詩
箋

卷一
荆鴻



趙盧先生獨漉詩箋手稿

陳秉昌敬題





陳荆鴻先生造像

攝於香港赤柱山居
時十四年七月一五九
正獨瀉詩箋歲事也

序

詩三百篇大抵詩人有為而作孔子刪之存之使後世得覘其
治亂美惡也夫詩人曷為而作凱風曰七子怨母也曷為而作
黃鳥曰哀三良也曷為而賦碩人曰美莊姜也則後儒箋釋之
文也有此箋文而後諷刺美頌各得其故而詩人之意乃愈明
唐以來詩人莫如少陵其諸名篇莫不與史相發明故誦杜詩
者同時心目間有唐書在而後知其契稷之抱忠愛之誼與誦
飛卿長吉之風雲花鳥者蓋有異矣雖初學亦能諷杜詩而背
誦開天遺事則箋注之功大矣夫注注其音義故實箋箋其本
事本旨以考合其時其境也注杜詩者夥矣箋杜詩者以牧翁

為著然往往以己意武斷不免穿鑿之謂則箋之業亦難矣清
初天南詩人陳獨漉與屈翁山齊名余三十年前嘗讀其詩數
十篇知其美而不知其所以美也數年前余識順德陳君荆鴻
於津門今歲避地香江荆鴻亦以避兵先至流寓相逢欣慰倍
昔暇出手著獨漉詩箋見示披誦數日乃知獨漉之懷抱身世
家痛國變與乎崎嶇閩楚之際徬徨黃河太行之間孤危飄泊
志益有為言則有物而後知其詩之所以美也蓋其心存朱明
意圖恢復寶亭林一流人物迨鄭成功張煌言兵敗出海知大
勢無可復為於是行吟孤憤以詩人終其身觀其增江集吹臺
歸舟感懷別翁山諸詩忠愛悱惻拳拳故國較之同時梅村且

或有過顧世無箋本不明其所為人亦不能以知梅村者知獨
漣則獨漣詩之不幸也荆鴻興獨漣同里同宗族其尊人緯南先生為茲本悉據明清兩朝史傳紀載省
縣志書遺逸詩文著述各家家乘年譜詳徵博采緣詩考事不
以事飾詩精當翔實開卷了然吾知有此箋本獨漣之詩將更
大行於世而三百年来潛德幽光之若明若晦者將由是而其
道大光若少陵梅村之家弦戶誦焉則荆鴻窮年兀兀之功也
嗟夫獨漣雖遭鼎革之痛然順康之際明良在上景運隆盛一
姓雖易而萬姓皆安故抱道守貞之士猶得一邱一壑孤吟獨
嘯含和保粹而優游其歲月使獨漣生於今世所聞者炸彈巨
礮山崩城圯之聲所見者斷脰折臂流民餓莩之慘流血暴骨

無間南北窮鄉僻壤無逃蹂躪獨介之士欲行吟澤畔自守幽貞以致其宗國之思而不可欲輕天地細萬物與世無爭苟全性命而不可即欲棄世離垢與木石居與麋鹿游託之無何有之鄉而亦不可以視獨漉以詩文照耀百世復有賢君子為之箋釋使其懷抱旨趣得訴之來者今世詩人如獨漉者亦大有其人矣然生當天人道窮文質毀滅之秋其憤慨憂鬱所謂發為文章藏之名山者託之遙遙不知何代之人是足悲矣獨漉雖不幸而大幸哉至獨漉詩氣體風骨之美非茲篇所論故不論戊寅中秋江東楊圻雲史序於香江旅次

自序

陳元孝先生與屈翁山梁藥亭齊名世所稱嶺南三大家者也
杭堇浦詩云蒼涼懷古意豈是屈梁能以是人尤推重先生則
以先生處邦國艱虞之會抱覆巢完卵之痛兩度北行力圖匡
復志雖未逮實已集忠臣孝子仁人志士於一身大節觥觥固
不徒以章句鳴也予與先生同里龍山陳氏凡十一族雖系出
各殊而門閭相錯世敘兄弟近更合諸族為聯愛堂每歲以忠愍
公及先生生卒日為崇先集議之日驩緒其世是先生於予是
族祖也予幼隨家君子受書獨濂堂集亦既熟讀之矣十六歲父
執溫文毅夫撰先生年譜屬予為助襄其事以是益詳先生生平言

行頗欲箋釋其詩以廣諸世然未果也後此束屨遠游將二十

載乙亥南歸稍得治吾舊業而烽煙遽起外侮紛乘飛車時日惶

惶屋瓦間於是謝絕塵事獨居閉戶窮昕夕之力以成斯箋稿

甫脫吾鄉已告不守遷徙流離遂又復為無家之人矣竊思獨漉

堂集世不多見嶺南三家詩選中祇是一鱗一爪未足以知先

生且慨夫有明之季士夫凜節死義湮沒無聞者何可勝數永

歷蒙難粵中忠貞體國之烈尤為亙古罕覩滿清入主中夏紀

述者格於時勢多略而不詳沈沈於今三百年矣讀書論世予

於是集中諸詩其箋釋雖關先生生平大節使聞者悉按除餘貫當時情事細意尋繹而於酬唱往還諸

人事蹟亦不厭求詳非敢謂發潛德之幽光亦藉以補軒輶之

未逮耳嗟夫山河破碎人紀沈淪

未此炎帝視先生時為元烈

瞻世相感有使人掩卷依徊而不能自己者

臨

孝之名桀鰲自私或辱祖宗之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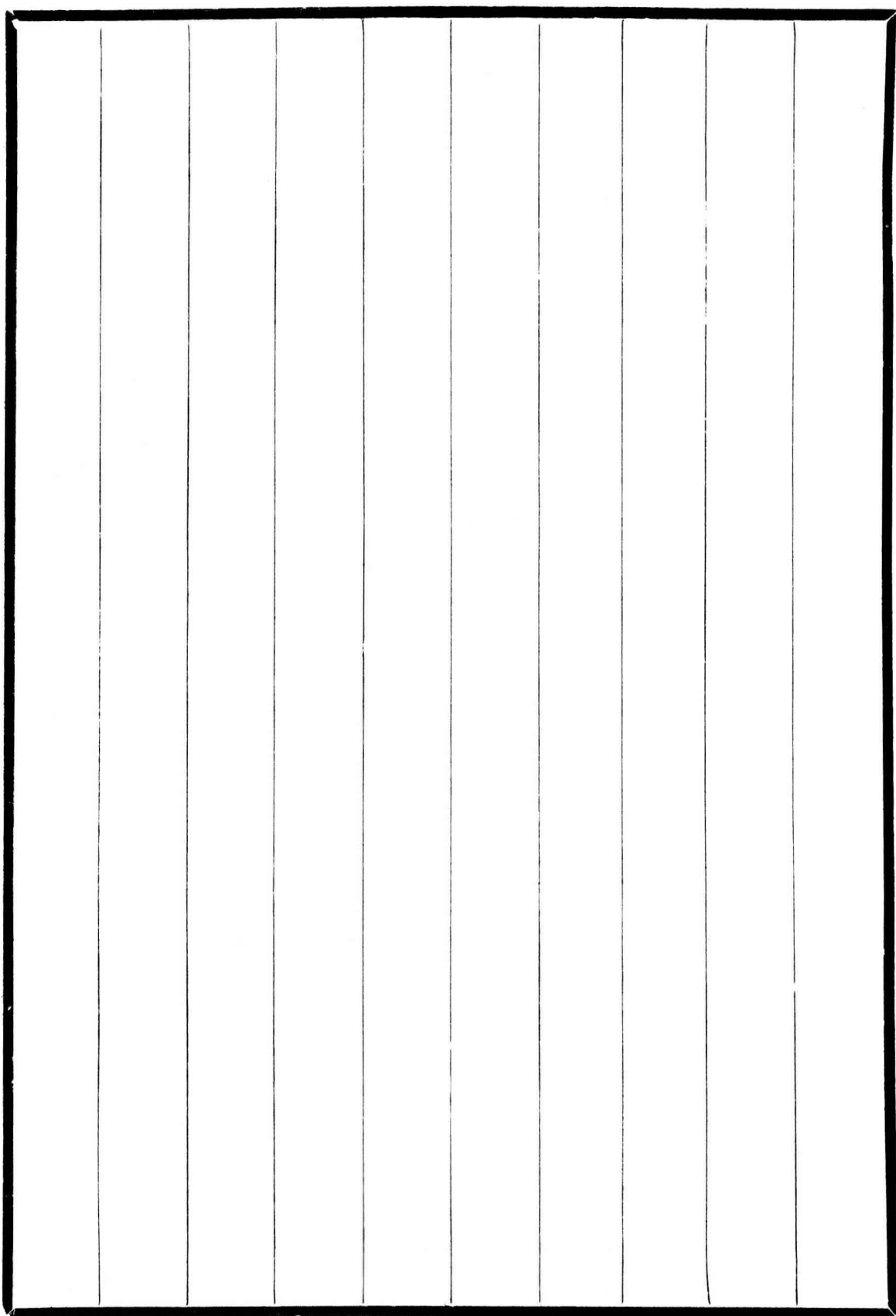
臨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觀觀後賊讀先生詩不其

深曠世之感歟自愧茲第參考典籍都四

有得諸友朋借助者自愧學淺年輕謬誤不免

補正之別幸甚矣戊寅初秋陳荆鴻序於赤柱山齋

香島客



後序

戊寅之歲予箋獨漁堂詩稿甫脫而亂作携之香江直循環報
筆政時嘗分日刊諸報上其後日軍陷境予領間關歸國詩文
圖籍不克挾以俱行寄存同鄉織坊中遂為飛車所燬戰事告
終重抵海隅友人劉君筱雲以其曩所剪存於報章者計凡六
帙悉以歸贈高情足感喜不自勝然亡佚尚多蓋祇原稿之半
耳憫其為之也勞不忍棄去庚寅夏追暑山居乃拾遺補闕重
加詮次窗外海濤松風時相和答若慰予之寥寂者不意憂患
餘生猶得以其兵燹殘編銷磨歲月此固先生詞賦之靈抑予
亦與南榮焉歲秋九月陳荆鴻書於赤柱山中

幸償夙願
庚寅夏追暑山居乃拾遺補闕重
加詮次窗外海濤松風時相和答若慰予之寥寂者不意憂患
餘生猶得以其兵燹殘編銷磨歲月此固先生詞賦之靈抑予
亦與南榮焉歲秋九月陳荆鴻書於赤柱山中

[illegible]

凡例八則

獨漉先生父子為南明忠臣遺臣今在箋釋中特為紀年以從其志

按先生請卹疏書後稱先府君易名之典以徒手之故議之連年粵以再陷而終不定故先生於詩文集中心祇尊其父為先大司馬而不及謚惟據明史則云桂王賜謚忠愍迨清乾隆四十一年褒揚勝朝節諸臣復賜謚忠烈今依明史在箋釋中稱先生父曰忠愍公

集中諸詩除小易後集及詠物集外均為先生手定層次井然第揆歛時日尚有不少後先倒置者未悉是否數經刻印遂滋

錯亂今一仍其舊

山陽集原列為初二三集今循序而下不復分次詠物集則借物言情未便箋釋但仍將原詩付印庶窺全豹

先生晚歲卜居廣州鬻詩字自給稍與當世往還故酬唱集中多有幕府儒生及四方往來賓客事蹟不詳祇有待考

先生對忠愍公增城九頭龍墓地刻意經營屢見於集中諸詩年前州中士紳發起重修掘得墳志赫然先生手筆彰々可考順德邑城亦有忠愍公遺塚蓋紀忠者近日邑人辯議紛紛莫衷一是故箋釋中於先生舟經故里不泊及修先墓作諸詩特詳加徵引以釋羣疑

郡縣志修自清乾隆中葉以前者以時方忌諱對明末遼民事蹟多不敢詳載甚或因圖舛誤如李愬仕永厯先生集中諸詩極推崇之而四會縣志竟列為清初鶴慶府知府諸如此類苟從名家著述中足以證明徵實者概加考正以待信史

斯篋參考書籍除家藏外多獲友朋借助海隅兵後諸感荒闕自愧學淺年輕謬誤不免大雅君子以時指正之幸甚幸甚

